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沈恕

尚書日記卷十四

明 王樵 撰

多方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孔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以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

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内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
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
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
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
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
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
矣多方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于

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為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以踐為滅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于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告天下國史叙其事作多方又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

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伐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又曰衛孔悝之鼎銘曰即宫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吕氏曰王者定都天下所宗東遷之後則洛亦名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至寅念于祀吕氏曰先曰周公曰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告多

方而所主在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乃大惟私意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於宗祀何邪

按此篇首責殷人圖天之命遂發帝廸之說而下文於桀紂皆以圖天之命為言夫日用之間常行之理此心之靈若或啓之雖至愚之人未嘗無一念之明是帝之廸人無往而不在也人惟終日孜孜順天之理因其所明不敢荒棄則動與吉會而天命固在是

矣豈待圖度於杳冥冀幸於非分哉奈何桀紂不知出此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則自絕於天矣乃猶不自知而謂已有天命謂福可以禱求謂禍可以禳免慼言不肯出於民百為不克開於民民欲與之偕亡天亦惟順民之所欲故此顯休之命不畀於圖之之桀而畀於不圖之湯不畀於圖之之紂而畀於不圖之周彼圖之者多方其所素有而乃失之此不圖者多方非所素有而乃有之圖之有益與無

益足以見矣爾四國曾不此之監反欲效其所為而

圖天命於既去之日則豈非探天之威也哉

惟帝降格于夏至刑殄有夏諸篇例先言夏先后而後

言桀而此章便言桀故蔡氏疑其有缺文言天降災異

以譴告桀桀不知警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

豫雖憂民之言不肯出諸口況望行其實此心暫有開

時乃帝之所以廸汝也而不克終日勸焉況望至于久

乃爾所聞也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而已桀圖天之

命乃不克開於民之麗麗猶依也奪其時失其業匱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可趨猶乃大降威虐於民國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使桀錯繆顛倒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以大寛其民而惟貪叨忿懫者是日欽崇以劓割夏邑也桀失天命由失民心桀失民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內嬖用事用舍顛倒叨懫者任而仁善者遠洪舒者為無用而劓割者為能臣此所以暴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亡也天為斯

民求主於是大降顯休之命於成湯以討滅有夏也○呂氏曰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惟其介然之蹊旋復堙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於桀紂則終日昏酣未嘗知警天理幾乎息矣○罔丕惟進之恭此句難解若如蔡說則本文之字須作於字始通○惟天不畀純至大不克開呂氏曰桀之自絶者大故天之絶桀者亦大桀所任用皆不義之人義民在下志不得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相隨覆

亡不能永受衆多之享猶負米而饑載泉而渴益深哀之也義民不能用而所敬之衆士則皆叨憤之人大不能明保斯民享其乂安乃專相與播其虐於民民被其虐凡有所為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墻壁民窮如此安得不速其亡○按四方之義民指天下之賢者夏之恭多士指桀之所用言桀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以之永於多享而所恭之多士則不克明保享於民者也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盡亦自省其身視夏之義民何如

夏之義民非不多而不能救桀之亡者桀不用故也今殷侯尹民則嘗為紂所信用矣不克保民乃惟胥虐得無亦有似之然乎不救其亡於昔而反側於今亦獨何哉聞斯言也亦可以惕然内愧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至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上言天為民求主此言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葢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也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仁者君之所依也湯深

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如心依於仁以為父母斯民之本政依於仁以為父母斯民之用於是民亦以仁為勸而儀刑於下心其心以不違順其政以無犯也湯之時上下同一心如此自是而後至於帝乙雖歴世不同而先後同一心皆能明其德慎其罰焉德明其體而有先王之仁心罰慎其施而有先王之仁政宛然慎厥麗之家法也於是亦克勸勉其民而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罰以自愛者亦無不同一心矣然德明之而已慎罰之事

有可言者焉彼要囚之中有情罪已當而當殄戮者亦有原情可恕而當開釋者戮之不當則良民懼而戮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釋之不當則姦人幸而釋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商王則時乎殄戮多罪也亦克用勸焉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用勸焉慎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為之本者又可知矣明德慎罰合而言之一仁而已今至於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命而一旦遂失之者無他不仁而已凡言勸者天

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有以動化其民使之慕勉而不能自已所謂勸也今至於爾辟對上三節看先王以仁而興紂以不仁而亡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何如爾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至天惟降時喪嗚呼在王若曰之上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也言夏商之亡皆自取

惟聖罔念作狂至罔可念聽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而

作聖作狂分於一念使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於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語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天以湯故五年須暇其子孫冀其改悔大為民主而紂五年之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言事無可念言無可聽五年必有指

實漢儒有觀兵之說故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其謬已
辯見泰誓○須待暇寬也須暇二字曲盡天意召公言
皇天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天於此一改甚重亦甚決
其未定也甚重所謂須暇也其既定也甚決所謂祝降
時喪也○吕氏曰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
遽絶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
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周公知天之未遽
絶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

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静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此葢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

天惟求爾多方至罔堪顧之金氏曰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周饑克殷而年豐葢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有能上當天意者○正義曰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罔堪顧之謂天顧之也言多方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愚按正義說是開厥顧天與顧諟之顧同本文曰顧天而蔡

傳曰天眷顧之命文意似欠順

惟我周王靈承於旅至尹爾多方孔氏曰惟我周王善承于衆言以仁政得人心金氏曰商既無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善承於衆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是誠可謂神天之祭主故天啓佑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用尹正爾多方焉○按伊尹言夏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與

此處語意甚同監於萬方眷求一德即求爾多方也啓迪有命即開厥顧天也俾作神主即惟典神天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言其能顧天也天惟式教我用休言天顧之也式教猶云天啓衆人不克勸於帝之迪而自絶於天聖人緝熙敬止動與天會其德業之日新又新若天啓之○帝迪無往而不在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昌大休明之勢有所謂幾非在我者故曰

天惟式教我用休用休用吕氏說與金氏說小異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孔氏曰今我何敢多告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正義曰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至乃惟爾自速辜征討雖行誅戮未及宥過之恩亦厚矣爾何不及今自新秉誠履信寬裕於爾多方乎葢疑貳畏忌則平居自見其局促

而不寛裕也爾何不夾輔介助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乎蔡傳覛乂字陳大猷謂如用乂厥辟之乂得之　益順天命事有道翼王室治其君之事乃保族宜家與周咸休無窮之道也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宅爾宅畋爾田治田曰畋猶捕魚曰漁　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爾之天命乎益惠王守典則將來之福無限不止不失其舊貫而已此三者責其何不如此也人當自愛天命當安不可輕棄不法之事不可作今爾乃屢蹈不静自取

滅亡爾心其未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作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邪四國之民自以不忘殷為義欲圖見信於正者而不知其為不法也不法者正之所誅何恍于正之有此四者責其不可如此也以爾執迷不悟我不謂其不可教時同於殺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若猶不省悛悍然不用我降宥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前日之恩不可望矣此非我周秉德

不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益頑民不自省已之迪屢不静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每提爾而告之○教告之謂訊之以文誥戰恐懼也要囚謂俘縶之詳此則要當平聲要囚要束而囚執之也戰要囚之而不殺今至再三矣○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静之事按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

紂之惡武王時既用師矣至是葢三加兵於奄也然亦不必鑿析再三只見屢意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至有服在大僚此以下專告多士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夫人情久而服事勢久而定向者於遷洛之時有監官之建爾多士受其約束奔走臣服五祀於兹情亦宜乎而勢亦宜定矣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葢殷士有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抜其雋豪以

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此安集親附之要領也胥如大胥小胥之胥伯長也正如黨正縣正之正各有治教之職爾無或不能事其事也自作不和以下勉以盡職之辭夫心不安靜而欲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外也身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家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人也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夫身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不治如爾事何

今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莫不懽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為不負其職而克勤乃事者矣此句正與前罔不克臬相應又言爾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者非有他道亦則以爾能治其身心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諆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又言爾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禄豈惟此哉天亦惟畀矜爾謂天亦降之福豈惟天

哉我有周亦大介助賚錫爾介如佑賢輔德之意賚如錫之土田之意且將自此洛邑之正長而迪簡在王庭矣不倦爾之事且將有服在大僚矣○新安陳氏曰爾庶幾寛綽其心不忌嫉凶德者亦則以和敬居爾位盖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能簡閲爾邑求賢以謀自介助和敬盡於己而介助資於人庶凶德化而人和洽矣○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當遷殷之初成王擇殷士之可與者使比介于周之賢臣

以薰陶其徳多士所謂臣我多遜多方所謂臣我五祀周公所以欲王先服殷之御事者此也殷士既從則又教之以益脩其身治其心使自身心而逹于家邑無不和順則凶徳庶幾乎不足畏而可以默奪而潛消猶懼其未也爾邑之賢者又教以克閱而謀其助則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矣夫以殷治殷以賢引賢而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殷俗之妙機也○吕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至離逖爾土上既勸勉之此言爾不勸信於我之命是爾無事上之實而民亦效之矣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之爾乃放逸頗僻大

違王命則惟爾多士探天威而自取之我則致天之罰
遠徙爾土不得宅爾宅畋爾田矣前言不用我降爾命
我乃大罰殛之為凡民言也此為殷士之多遜者言故
言離逖爾土罰益有間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爾命上文之命也我
不多誥在汝勸信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
爾初茍又不能敬于和順之道則無我怨矣殷民從紂

之惡武王克殷是其一初不能而從三監之叛自奄降宥又其一初不能而有奄之再叛首惡之外仍降爾命是今又爾之初而可又失哉怙終不可赦降命不可常得矣○吕氏曰又曰二字見周公之惓惓於民曾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也

立政

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材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葢古制長官自擇其屬長官既

賢則所舉無不賢者矣唐陸贄曰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繆之責又曰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胡寅曰陸相所言簡而易行要而易守○吕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表裏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周公以立政之

道得人為本是以率羣臣將有言於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羣臣之辭未畢周公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羣臣之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葢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畫者也觀篇末周公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蘇公一段益知此篇葢記於即時

者正義曰準平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吕氏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文所謂三宅三事也固知其任大體重然經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别名與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爾先言休兹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置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為

恤也常伯常任準人豈高位重禄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奔豈奔走承順而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敢怙不加恤使非人處之乎
古之人迪惟有夏至兹乃三宅無義民吕氏曰周公既歎知恤者鮮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俊者天民位者天職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則野無遺賢而天職不曠皆所以尊上帝也○古之賢臣以人事君古之賢王以人事天○事天

之道莫大於得賢以治天職○不舉賢畀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職也○呂氏曰綂名之曰俊而其所以為俊者或直而温或寛而栗豈一途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于此未免遺于彼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知之深則信之篤也自皐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世守之以為知人之法矣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

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苟知輕信即諜面也蹈知誠信即克知灼見灼知厥若是也

按夏臣之告其君與篇首周公帥羣臣進戒之意如出一口周公于三宅之外又以近臣為言益公卿大臣其内外有限其進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人主燕私啓處之際無不與之同焉能蔽其耳目移其心志逢迎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術中

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之助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道尤拳拳于綴衣虎賁趣馬攜僕之官表其關於君德之重至與三宅大臣列敘而並言而于周禮太宰之職則舉而屬焉養源之精意實在乎此宮府一體後世知此意者諸葛武侯而已漢初此意猶存一二自武帝時內外庭始隔絶為二公卿大臣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遂至於漸不可制然後知周公

之所以保護君心養成聖德者正有在乎此而不可易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惟暴德罔後呂氏曰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絶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至用丕式見德在夏曰籲俊尊上帝在湯曰丕釐上帝之耿命在文武曰敬事

上帝皆謂得賢以治天職也臯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即繼之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天工人代之之目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政事懋哉懋哉則言如是而後能無曠也而其本則在君之知人葢臯陶上文自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至彰厥有常吉哉正言知人之事即此篇所謂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湯之克即宅即俊文武之克知

灼見皆是也君之知人如此故官使無不當衆賢盈於
朝百僚有師師之風同寅協恭懋哉懋哉以趨事赴工
然後典無不惇禮無不庸德無不命罪無不討而天工
無曠此則湯之所謂丕釐上帝之耿命而禹之尊帝文
武之敬事上帝亦何莫而非是哉○曰三有俊曰論也
此一段文義頗艱與蔡傳甚明暢但嚴惟丕式一句尚
未了然嚴惟恐即後末惟成德之彥之意兩丕式字上
言君丕式乎賢下言民丕式乎君○嚴惟丕式言思慮

精專一於賢者即凡事委心聽順惟賢者是師而不自用便是丕式處君欲其舍所學而從我或侵其職或代其謀不以賢者之心為心不以賢者之事為法即非任賢勿貳之道矣○言行之接莫親于家人其次則莫近於國人見聞稔熟故情未易齊協字即齊字家曰齊言能使一家如一人也商邑曰協言能使一國如一家也○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徧為爾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至奄甸萬姓桀紂所任非人皆本于躬有邪德故曰桀德受德推本而言之也言受德强暋故所進用惟用刑暴德之人與之行威虐于國乃惟羣小近習逸德之人與共政事而䏌樂於內帝敬罰之使我有諸夏受商命而治萬姓也○庶習逸德如漢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飲滿舉白談笑大噱是也

亦越文王武王至立民長伯呂氏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

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正義曰文武知此三宅三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吕氏曰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按三宅内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謂之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天職脩而上有所承見敬事意體統立而下有所寄見長伯意體統字正謂三宅總内外之治而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至阪尹上言文武之知人此歷言文武之官皆得人也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之綱文武之所慎簡者莫先於此此得其人因使各舉所知各簡其屬則布列内外無不得其人矣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泛指不依吕氏金氏説攜僕孔傳曰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則如漢孔光為侍中執唾壺是也蔡傳曰攜持僕御之人則以為二事百司

庶府傳因司字府字各舉兩官以見之此等皆侍御于王者大都小伯者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省文互見爾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公之采地也藝人執技以事上者百司庶府此内百司所謂裏臣也表對裏之辭若外府外司服之屬則表臣也太史史官秩下大夫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尹庖内外饔尹饔膳夫則其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司樂則其伯也曰内外百司則凡官皆舉之矣至於特見其名則皆有意如呂氏所説固為

有理但上文庶府既以爲内府太府之屬則非冗賤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以導上之侈心而見爾大率此段多有缺畧未改定處善讀者姑會其意可也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廷者無非常徳吉士此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蔡傳此條下首云此都邑之官也只指大都小伯餘不在内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官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夷國也微盧見牧誓烝字錯于微盧三亳之間亦恐是夷

名三亳正義曰亳民分為三處三處各為立監鄭玄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葢元為一地而今分為三如云三秦三晉三楚之類湯舊都在偃師與蒙穀熟相去太遠殊非其地説見湯誥阪音反尹者言通上皆為立監名尹也蔡氏曰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爾自諸侯三卿而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也○庖人尹庖內

外饕尹饕此呂氏原文蔡傳漏尹庖尹饔四字○微盧烝薤夷國之內屬者武王伐商微盧嘗從焉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也險危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於五服之間者○武王使羣叔監殷殷是紂之故都在河北三亳是湯之故都在河南殷有監易知三亳有監何也豈亦以其地在形險之故與○正義曰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文武以一人之聦明豈能周知內外

遠近大小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臣工又各委之三宅高宗曰惟暨乃僚穆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也○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至以克俊有德厥宅心即三有宅心三克字最有力言文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得人惟

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藴未盡則情僞可得而亂邪
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閒不覺人官每至于相左也常事
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
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爾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至罔敢知于兹庶言諸
侯之復萬民之逆也庶獄獄訟也庶愼所當愼者非一
如財用愼其出入不虞愼其戒備之類皆是也有司主
者也牧夫司牧人也用用命者違不用命也兼謂與其

事也言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一無所兼但于有司牧夫之用違則訓之而已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故不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訓其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訓其不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於此三者而下侵衆職哉抑有司者治之爾有司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於此三者罔攸兼而於庶獄庶慎則又罔敢知焉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

敬忌之至不以心與其事也常人之任人或能不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然所當知者不得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并於罔敢知焉三宅不言準人説見上○庶言獄慎三事三宅皆通不必分屬觀後勿誤於庶獄亦單説收夫可見○吕氏曰不曰罔知於兹而曰罔敢知於兹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之至思不出其位之意毫釐之辯學者宜精察之按吕

說甚佳○蔡云罔攸兼則猶知之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葢信任之益專也吾謂罔敢知姑以庶獄明之罔兼如代有司之聽斷罔知如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非若未嘗知有其事也如云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言君當明于知樂官而不在知樂音審音乃樂官之職非人主之所當察也○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亦此意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急於知人也庶獄庶慎罔敢知於茲緩於知事也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矣

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矣而不能知令孤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至丕丕基呉氏曰武王率循文王之功于其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于其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葢拯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詒謀宏遠必資寛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至大之基業也○在受德暋故

所用惟暴德逸德在武王率循文王故不替其義德容德○按周公於文武之事首言文武知人之同次言内外得人之盛中則言文王之克厥宅心以見文王知人之要罔攸兼罔敢知於獄慎之事以見文王任人之要至于武王無復他語惟言其能用文王之人而已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下章以文武之心法授成王灼知厥若即克厥宅心也勿有間之即罔攸兼不敢替厥義德也○蔡傳云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公

字下缺一承字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至以乂我受民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歎息言孺子今既為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惟當於立事準人牧夫之官克明知其所順立事即常任也順者其心之所安也凡勉於一時者非其心之所安也心之所安必始終如心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謂之克知其心不然則猶未也既得其人則當推心任之大使展布為治相佐我所受之民調劑

我獄慎之事其委寄之重如此而可使非人得以間之哉間謂有參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以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故勿有間之此又任人之要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二字提起看下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處乃是備舉三宅官名言立政之道在於用三宅之官爾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慎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一二以包其餘者有變文者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

常伯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
常任準人也既是舉一以包二則不必以庶言等三件
事爲三宅通有也此爲定說○孔氏以立政爲大臣立
事爲小臣諸家皆以立政立事爲一意以準人牧夫爲
錯舉其二皆非是此篇專言立政之道故篇中每舉立
政爲言如云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今立政之類言立
政者非一其言立政之下即言三宅者凡三作三事一
也此章二也自古商人三也三宅每變文任人即常任

而又曰常事又曰立事諸家不曉變文之義故妄説爾○克灼知厥若與前克知灼見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爾○受民即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與文武受民者也付之非人是棄所受之重也庶獄下係民命上關天和庶慎之有備無備而政之得失國之安危時之治亂亦係焉此二句本丕乃俾亂來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之之意○自一話一言承勿有間之而言一話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此不止是言

其時之至淺亦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一出話一出言微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言人君思慮當專在於君子無一話言之間而後君子得終其治斯民得受其福也○時則勿有間之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於我間生於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於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厭怠有其萌皆間之所由生也末惟之惟亦訓思前言嚴思大法乎賢者此言自一話一言終思賢者以治我受民皆見意

向專一之至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至惟正是乂之徽言通指禹湯文武以下成王守成尚文於武王則文子于文王則文孫庶獄準人之事庶慎常任之事或言獄慎三宅兼有非是誤者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上言勿間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已大抵人君任賢不專其弊有是二端故反覆言之也

自古商人至用勱相我國家言商以該夏言文以該武

也自古立政之道於三宅之官則克宅之言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按注疏繹音亦由字無音蓋只如字讀也蔡傳謂紬繹用之而盡其材是以意解非即以由字為紬字也紬音抽漢書谷永傳云燕見紬繹師古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益不問之以人不誤之以己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引其端緒而盡其用也夫國未嘗無材而患不能俾乂者以宅之不當其材不盡其用也當其材盡其用於俾乂乎何有○呂氏曰則克宅之人與位相稱也○又曰人主唯以别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

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言王多吉士亦至於再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絶者也○立政二字含三宅在内後凡言立政而不言三宅者俱放此勿用憸人惟用吉士葢欲法古人之克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欲委任三宅之專以法古人之由繹也金氏曰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言牧夫葢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

其克詰爾戎兵至以揚武王之大烈金氏曰此與上通為一章詰治也陟升也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古者詰兵葢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于蒐獮威略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

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皆有詰戎兵張皇六師之告是皆有國者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儆軍實除戎器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守文之主以兵為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于常調之外也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中外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料者後

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敵國者中外接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遠矣○按禹迹即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教訖於四海是也陟謂令威德所加盡禹迹所至也方行德威之流行也文王之耿光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丕單稱德覲揚謂不遏佚之顧文子文孫而言成王雖守成尚文然武亦不可弛詰戎兵亦文子事也○此因

上勿誤而并及之克詰中亦須體勿誤意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金氏曰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憸人如臧夏驟涼隆冬乍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

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推庶獄勿誤之心則凡立政皆然而當謹其用也推憸人勿用之心則當惟常人是求而貴能用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至以列用中罰呂氏曰既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孔氏曰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敬爾由獄敬即所謂列用中罰也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續一不敬而差則民命所係豈可悔哉蘇公之用刑惟敬而常得其中所以培植太和之脉以長我王國長如字讀乃短長之長也使後世為司獄者能取法於此而有謹焉則列用中罰亦如蘇公矣列條列也指成法而言列有輕者有重者原情定罪用其所當輕當重者是乃所謂中也中者得宜之謂非以輕重之間為中也

○漢有決事比周禮小司寇登中于天府註曰取其計獄蔽訟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為法比後罪

犯有合於是者則援引以為質也即列用中罰之意觀此則引律條以定罪其來久矣○式敬之式用也茲式之式法也○獄者民命所繫觀苗民虐刑無世在下則知蘇公能敬刑長我王國矣○茲式有慎周公欲後之典獄者如是欲後之任典獄者必擇如是之人也

周官

孔氏曰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正義曰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

官之所掌示以材堪乃得居之是説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廵侯甸即六服而畧言之
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内五服并王畿言之也禹貢
五服通畿内而言此以内五服并畿内為六服正與侯
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爾庭直也董督也治官
治事之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
服在九州之外邊徼之地王者之于逺人覊縻而已不
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周

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撫萬邦只言君臨天下之意省方觀民去暴除殘皆所以安天下之民也六服羣辟罔不奉承周德則是素直而賢者固于旬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悔其不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威靈歸字對巡征言董正有二意正其體統訓其職守

王曰若昔大猷至保邦于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治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國不治則危思其亂預為之制慮其

危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于未危之前張設官府使分職明任委賢能使事務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按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正以制治保邦之本在此也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至不惟其官惟其人上文葢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隨宜建為百職內則百揆無所不總四岳

總方岳之事外則州牧各總其州侯伯次州牧而長其
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
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
用乂然此特制數爾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
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得人而已夏
商官倍亦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益官不相沿而此意不
可易○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國安夏商亦克用乂者
益不恃其建官惟得人爾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也○

百揆四岳總治於内而方岳之事四岳主之則内通乎外州牧侯伯總治於外而州牧又總于四岳則外通乎内○益稷篇禹言州十有二師即侯伯也孔氏以為五國之長葢本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之說未知唐虞之制然否正義引咸建五長此五長在五服之外豈侯伯也○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有乖宜則不和矣萬國咸寧又本於庶政來以其時而言五兵雖設而不試也五刑雖制而不用也以其民而言帝則順之而

弗知也帝力賴之而弗庸也此唐虞萬國咸寧之氣象也○不惟其官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惟其人三字是一篇之要

今予小子祇勤於德至訓迪厥官成王以己之德弗若古人祇敬勤勉夙夜不怠仰惟其制治保邦之意是順以訓迪厥官也○制治保邦之本先求謝身而訓迪董正固非空言也○訓官之意欲官皆得其人也而身又人之本故此言予小子祇勤於德夙夜不逮本其平日

自勉之心也此訓迪以前事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也時若指唐虞夏商建官得人而言訓迪之意是欲使今日之官皆如之也○自史臣言之曰董正自成王言之曰訓迪一也分為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宏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

卿之倡宣布於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

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至官不必備惟其人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又曰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又曰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愚按程子之言深得古聖人設官之意○唐虞時未有此官然舜命禹宅百揆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而帝亦曰予違汝弼則亦論道之任矣禹臯陶每相與語帝前而曰予思日贊贊襄哉固論道經邦之實事也○微子曰父師少師是師傅官前已有之立為定制則自成王始爾○道者陰陽之理凡邦國之務不外此理三公坐論其理以經邦使天地四時得其職而陰陽得其調即燮理

陰陽也○論道之義不明久矣所論者何道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夫邦國若此其大也要使禮樂刑政之施君臣父子之叙井然有條而不亂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於天地之間而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以多變此亦必有其道惟三公以道為天子師為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説於天子之前故論道皆所以經邦而燮理陰陽經邦燮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論者謨謀之謂經者政治之謂三公論之天子

宰相相與施行之益一事也○爕理隂陽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爕和也理字始見於此事之有理猶物之有脉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字從玉凡治必循其理故治事治民皆曰理治玉曰理治獄曰理導隂陽曰理周子曰隂陽理而後和○惟其人與商書左右惟其人語意同謂此三公必其人足以為師為保者始居之無其人則闕○師傅保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

也官不必備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不可以虛居也○後代詳于政治而不詳於人主之身成周治事之官六而三師并三少亦六所以致詳於人主之身以正君為求治之本輔德於先不待過而後諫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至弼予一人孔氏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按弘化即三公之論道經邦也寅亮天地即三公之燮理陰陽也弘如人能弘道之弘㭍天地

無為而吾之所講明推行者無非所以弘化也化者天地之用而弘之者人使天地之心徧於萬物庶事無不得其所是即寅亮天地也亮相也與亮天工一例蔡云敬明則似以為亮采之亮矣弼予一人即所謂導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也君身萬化之原論道燮理弘化寅亮之所有事者莫先於茲所謂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者也上文三公不言者以論道中足以包之也○道化與陰陽天地各相對為文而非有異義化即

道也莊子注曰天道陰陽運行則為道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則為化此皆一陰一陽之妙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也聖人有以參贊之設官以論其道弘其化則陰陽和天地位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陰陽與寅亮天地又非二事也所以如此立文者以見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其道相成而非有二爾如以道化為公孤之差別則陰陽天地亦豈可以差別耶陰陽氣也一陰一陽者道也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化也

主宰乎道化者天地也為天地之心者人也人之道即天地之道故論道弘化燮理寅亮即賛天地之化育之實事也○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孤亦然三孤言弼予一人則三公可知○周禮無其職葢坐而論道不煩以事不以一職名官故不載○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没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葢難之也○三公多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

無其人則闕而六卿自若也○以顧命六卿證之召公冢宰畢公司馬毛公司空皆兼三公○周公代太公為太師畢公代周公為太師召公自武王時至康王初為太保○召公代周公為冢宰顧命中可見○商之伊尹傅說皆為冢宰而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說命曰王置諸其左右朝夕納誨是皆冢宰行保傅之事

冢宰掌邦治至時地利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貳王治事百官總焉則進異名

而謂之冢宰分職于王與五卿並列各與其亞貳為對則退異名而謂之太宰冢太之上也山頂曰冢冢宰之職内統百官外均四海是即所謂掌邦治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徒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治衆莫大乎教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王介甫曰善教者浹於民心而

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
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
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爾強之為言其
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司徒之職
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保息
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事十
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夫教豈一端
而已哉雖稽夫家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

舍要皆以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内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治出於二而政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方且以開設學校為美談增博士之員下詔勸學以風四方儒者輙從而諛之曰是有志於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也上為文具下為觀美相與為欺而已

○六官司徒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太

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正義曰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曰宗伯周禮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太宰職云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按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所謂有序則和也宗伯掌邦禮以治神人之序和尊卑上下使不僭不乖也

○司馬主兵政兵以車馬為重而尤急於馬故政官曰

司馬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平謂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邦國各得其平也莫非政也而獨兵事謂之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政之大者也○羣行攻劫曰寇人之惡不止寇而名官曰司寇亦舉重而言也刑官也而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禁於未然至於刑則加之人矣止惡於未然聖人之本心刑非得已也然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為禁也故曰掌邦禁詰者推鞫之事刑者斷決之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

文也⊙司空主國空土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空土者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也四民謂士農工商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皆有以分畫而與之時地利謂田有稼穡之利場圃園田漆林之類有樹藝之利以時而興之使無空土無閒民也○邦土者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無非司空所掌司空辨其名物知其土宜以居四民時地利其居民也相其陰陽

之向背嘗其水泉之甘苦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得其所則民生可阜鳥獸可蕃草木可毓大則邦國都鄙之數小則縣鄙形體之法皆所以居民也其時地利也五物九等既辨由是以作民職則三農以至閒民各任其事也以令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物各出其有也土事出於十有二土稼穡樹藝出於十有二壤皆所以時地利也○周禮司空之文多錯于他官而地官尤多漢儒不知本經以考正而妄謂其缺因以考工記補

之殊不知考工記記工事爾非設官也故無員秩且其所謂國有六職者自明言於下不過言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農耕婦織商通貨財各有所職而工在其一不可相無爾何嘗及天地四時之職也

呂氏曰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有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其間或有敗常干紀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既有以開導之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

之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何可少也莊老乃謂德衰而後有刑亦不識天地陰陽之化矣司空一官居終者葢有前五者而後民可得安其居也

○又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職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

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於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為六何也綱在網中也乾坤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與五卿並立於六職其義一也按冢宰統百官則其任專六卿分職則其事不相厭音押此萬世任相之法六卿分職至阜成兆民既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中

故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九牧内外相承即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之意也阜成兆民九牧之職也六卿倡九牧則九牧率諸侯矣諸侯得以六典自治其國故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邦國之治不外於六典此所以六官倡于上而九牧從於下也○成周之時内則六卿外則九牧皆以執天下之要使天下之事歸於六卿方國之權歸於州牧州牧之腹心歸于天子所以能使萬國如一人者此也秦始

皇以封建為樹兵而廢之柳宗元以郡縣之易制為賢
於封建皆由不知此也
六年五服一朝至大明黜陟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
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十二年一廵守春東夏南秋西
冬北故曰時廵考正制度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廵守然
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
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見

來朝也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六年五服一朝之説不合且當以經為主○周禮職方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要服即蠻服其夷服鎮服藩服在九州之外謂之蕃國父死子立及新王即位乃一來見所謂來王也聖人詳内略外不治夷狄職方及王化所至而言行人所掌限朝貢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於五服焉○大明黜陟繫於天子時廵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即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

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是也言諸侯黜陟之事而不及庶官者庶官考績黜陟之法自唐虞以來日加密矣今成王之所申明者外治之事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至民其允懷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而言敬汝所主之職慎汝所出之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言令一出有行無反見令不謹于未出之先必反于既出之後不可不慎爾令而不行是去而復反故

言反也○令之大者固出于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于
其屬亦令也○上自公孤六官下至諸侯卿大夫莫不
有所出之令若同以天下為心而不徇一己之私是非
利害必計久遠必合衆情則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民豈
不信而懐之乎○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然必
謹出令不使至于反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易
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以公滅私令之慎
也民其允懐令之行也○程子曰聖人視億兆之心猶

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徤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愚謂所謂以公滅私者亦如此○公者人心之同私者一人之見如本是為民興利除害却有行一番即增多一番弊宼民不但不受其利而反為之害者無他非通天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非勝一己之私者不能以千萬人之心為一人之心出令之人以公滅私則慮無不審而發無不當此民之所以允懷也○公者公道私不

但已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在上人主持公道以出令而滅衆人之私與已之為身為人之私則動合人心豈不信而懐之

學古入官至涖事惟煩此章以學為重據已在官者而言本言不可不學而曰學古入官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是未當事固以學為先既當事亦以學為重故可曰學古入官而不可曰入官學古其文勢事理則然也○古人即學皆事即事皆學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

以日用常有餘裕○議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制裁
斷也以古義折斷今之事而得其所處之宜也○議事
以制典常為師至今猶然議事以制如今有大事大疑
公卿集議引古事裁決是也典常作之師如今每事以
祖宗成法為主是也○蘇氏引叔向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之言得制字之義所論律令任法之弊非此經之旨
○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學也典常作
之師亦學也學古則能制事而政不迷師典常則有所

持循而官不亂蓄疑敗謀怠忽荒政皆不學之失不學如牆面莅事惟煩安能不迷也○事不能決故蓄疑師心自用則以利口亂官寡陋自安則以怠忽荒政○不學則于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王安石行新法是也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又輔之以呂惠卿㬋所謂利口亂厥官也典常作之師所以為至戒也○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窮不學者應事以才始猶以材

力經營之終未有不歸于牆面者也如霍光寇準益皆不免成王之言豈專為庸下者戒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至乃罔後艱孔氏曰此戒凡有官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按功者業之成如教化大行刑措不用之類所以崇其功者存乎志程子所謂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當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立

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未有志先卑近而成就能高遠者業者功之積如敷教明刑之事日積一日者是已呂刑所謂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康誥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孔子所謂先之勞之無倦歐陽永叔論教化所謂以不倦之意待遲久之功朱子自言其為學以為銖有所積寸有所累業官者益亦然也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業不勤而欲業廣是却行而求前也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然又貴於果斷何也天下

之事乘其幾而為之則為力也易失其幾而圖之則為力也難惟夫理之所在時之可為則決之以理而不牽於二三之見義在不疑時不可失則斷之以義而不參以猶豫之私克果斷如此則志不虛用可以覩其成于有漸勤非徒勞可以收其功于一旦尚何後艱之有哉
○果斷因志勤而言天下之事非所望于無志而不勤者其或有志知勤矣而後艱之不免者以其不能果斷坐失事幾也幾謂其可為之會也失其可為之會則志

與勤虚用矣後艱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爾○宋神宗非不果斷然志在取幽薊勤在致富强則志與勤皆用非所用而又果以行之是乃妄動豈果斷之謂哉如孔明以恢復漢室為志治國練兵是其勤出師伐魏皆當幾是其果斷惜天不假之年其功不成爾○如宋之南渡欲成恢復之功須有不共戴天之志選將練兵脩戰守之備不遑夙夜如越句踐臥薪嘗膽而後可乃其君臣有茍安一隅之心則無志矣寇至而倉皇寇退而暇

豫自治之實一切苟且則不勤矣孝宗雖可謂有志而知勤者然而不能果斷坐失事機始而議棄三路詔吳璘班師繼而罷張浚撤兩淮邊備所以志與勤虛用而後艱之不免也○王氏智仁勇之説似非本意

位不期驕至心勞日拙人無所挾何驕而位不期驕則為居所動也人無所欲何侈而祿不期侈則為養所移也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所以恭者恭為吾之素德無位猶是也居位猶是也恭出于心非有所為而為之於

外也饗是祿當知所以儉所以儉者儉為吾之素德祿之猶是也弗祿猶是也儉出于心亦非有所為而為之于外也恭儉出于素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如詩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此詩乃南國被文王之化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即此所謂日休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葢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其退也

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羔羊詩之節
儉正直即周官之恭儉惟德也作德者無間于在公退
食其于敬恭之度儉約之節履而安之中外如一豈不
心逸而日休休哉若恭儉出於有所為而偽為則心勞
而日著其拙矣○實有得于恭儉即德也以聲音笑貌
為之則偽矣恭儉一也作德者心逸而日休作偽者心
勞而日拙恭儉之可誠而不可偽如此心逸日休只言
恭儉出於誠之美以見當惟德之意非效也○為保位

而恭儉所謂作偽者也○作偽如公孫弘作德如司馬
君實○古之人驕侈猶在於祿位之後今之人則自未
得志之時已無不慕於驕侈徐得志而肆爾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寵祿位也危患畏懼也
弗畏入畏言患且至○新安陳氏曰利祿與危辱為隣
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
推賢讓能至惟爾不任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
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安有不和和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董氏鼎曰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為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嫉賢妬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薦舉得人是汝知人之明亦得以人事君之道矣故曰惟爾之能○丘文莊公曰有虞之朝命禹為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之殳斨伯與益遜于朱虎熊羆伯夷遜

于夔龍噫君以其人為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相與如此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歟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而以推賢讓能望其臣葢欲其効虞廷之九官濟濟相讓也按唐虞時百僚師師則推賢讓能有不待言亦不俟於訓戒也成王時已不足于師師之風故形于戒

辭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至萬邦惟無斁呂氏曰訓戒既

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於輔君以永安民爾○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民期於永久也○董氏鼎曰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厭斁乎此成王歸於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於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係根本所關至不輕也○三事以為即立政三事者成周雖分六官其職則仍古三事之職也故仍呼

三事三事只指六卿公孤不在内大夫則其副與屬也
佑乃辟康兆民是一直意敬有官則無怠忽慢易之失
治有政則無瘝曠廢弛之憂永康者致治自今日而貽
太平於永久也無斁者常得萬邦愛戴之心也
邵文莊公曰唐虞九官周六卿夏商則有三宅周公作
立政亦因之既而講畫以成一代之典名之曰周禮六
卿之職于是乎備書未成而公卒周官之所董正者其
大綱也君子曰周禮在是矣○吕氏曰金縢成王初年

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成王臨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事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

尚書日記卷十四